



# 陳季《金壇詩》用典研究

**Allusions of Chen Ji' s “Jin Tan Poems”**

**Research**

陳柔蒨

**DING ROU QIAN**

**17ALB066513**

拉曼大學中文系

榮譽學位畢業論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0**

# 目次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謝	v
第一章 緒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當前研究情況	3
第三節 論文構思	4
第四節 研究資料	5
第二章 陳季事跡與《金壇詩二百絕》	7
第一節 陳季之生平事跡	7
第二節 陳季與《金壇詩二百絕》之淵源	8
第三章 陳季金壇詩事典分類考察	10
第一節 經部、史部典籍之事典	10
第二節 子部、集部典籍之事典	15
第四章 陳季金壇詩語典分類考察	19
第一節 陳季對《詩經》、《論語》中語典的化用	20
第二節 陳季對前代詩文語典的化用	23

第五章 結語 .....	27
引用數目 .....	29
附錄 .....	34

##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所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於註釋具體註明出處，並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Díng Róu Qián*

---

姓名：陳柔蒨

學號：17ALB06513

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

論文名稱：陳季《金壇詩》用典研究

論析學生姓名：陳柔蒨

指導教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自新文學被世人重點關注後，與之相對的舊文學——馬華舊體詩則逐漸被學者們忽視，以致其傳承古典文學精髓的價值被默默掩蓋。陳季即是位極有才能的舊體詩詩人，尤其是其所作之《金壇詩》，更是精妙不絕，令讀者回味無窮。但其詩歌與其他馬華舊體詩的命運相同，即不被學者所關注，故其詩歌一個重要的表現手法——用典，亦被忽視。陳季詩歌中大量用典，統計而下，共有 66 處。陳季用典之廣泛，其詩歌所用典故出處於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可見其博覽群書的一面。從陳季的用典涵義來看，用典不僅僅是詩歌的表現手法，也是詩人感情流露、思想表達的重要途徑。本文在全面梳理陳季詩歌用典的基礎上，對其用典做了事典與語典的分類。於事典方面做了經、史、子、集的歸納和排布，並全面歸類和分析，以展現陳季的知識結構與內心情感傾向。本文亦對其詩歌中的語典做了重點梳理和研究，以探究李白詩歌的內容與情感的淵源所自。

關鍵詞 陳季 金壇詩 用典

## 致谢

畢業論文終於完成，感謝余曆雄老師一直引導著我，明確我的思路與方向，給予我足夠的耐心與鼓勵。這段過程頗為漫長，但老師一直是讓我不斷前進的動力，不然我定會面對很多困難，無法如此順利的完成這份論文。

再者，我也非常感謝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他們讓我學習到了很多實用的知識。不但豐富了我的知識，還讓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所吸收的知識也讓我可以更加順利的完成這份論文，尤其是在寫論文這一方面上。

此外，也感謝我的朋友們，願意與我相互討論與論文相關之事，願意給予我建議，並且給予了我很多不同方面的幫助。

最後，非常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給予了我上大學的機會，還不斷鼓勵我盡快完成這份論文，以無後顧之憂。沒有他們，便沒有如今的我。

感謝所有，謝謝您們。

## 第一章 緒言

漢詩的定義，相對習慣性稱謂為舊體詩、古典詩，長期以來都指向從外域角度生產的漢語詩歌。<sup>1</sup> 而其源由則是 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熱烈倡導，白話詩自始被稱為新詩，古典詩則被稱為舊體詩。自此，人們致力於新文學，忽略了舊文學，舊文學之地位被新文學所取代，馬華詩壇亦倍受影響。馬華舊體詩作為舊文學的主要支流，有著傳承古典文學精髓之作用，故此文學遺產有必要、且值得被後人關注與研究。<sup>2</sup>

馬華舊體詩之所以得以開啟，主要原因在於“漢詩”自中國飄洋過海並寓居南洋，準確而言，即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知識群體落腳於新馬地區而致。<sup>3</sup> 陳季（？-1966）即是自中國而來，水平極高的馬華古典體詩人，其《金壇詩二百絕》之情況正如上述所言。陳季尤擅創作詩詞，其對舊體詩有股渾然的熱忱。而其舊體詩詞只被收錄於溟社之詩刊內，但一直被世人所忽略。陳季文學功底深厚，所作之詩無論是遣詞、化典、意境、用韻都可達到深層標準。尤其在用典上，陳季更於詩作內大量化用事典、語典，且用得出神入化、精細絕妙，使其詩歌達到更高之境界。

本文之探討重點，一開始為陳季之事跡與《金壇詩二百絕》之淵源，以此了解陳季的作詩風格與思想傾向。接著以二分法——事典與語典，對陳季之《金壇詩二百絕》進行重點梳理。事典部分以經、史、子、集作為歸納與排布，以展示陳季的知識結構；語典部分則作了重點梳理和研究，將其劃分為《詩經》、《論語》與前代詩文之語典，以探究陳季詩歌的淵源之處。

---

<sup>1</sup>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頁 40。

<sup>2</sup> 李慶年，《馬來西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1。

<sup>3</sup> 高嘉謙著、許文榮、孫彥莊主編，〈第一講：離散詩學——十九世紀末的馬華古典漢詩〉，《馬華文學十四講》（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9），頁 1。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馬華文學儼然被劃分為馬華新文學與舊文學兩大派別<sup>4</sup>，但新文學無疑是被重視與擴展的領域。馬華舊文學實為馬華文學的重要組成支流，不但涉及範圍廣泛，且資料豐富、持久，其存在意義相較其它形式之文學更為深刻。但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新文學強烈被重視與擴展，甚至到了完全取代舊文學之境界。<sup>5</sup>故導致馬來西亞古典詩壇落得清冷之象，實為可惜。

為使馬華舊文學被重新認識與關注，並重燃生氣，首要之事為發掘馬華舊體詩之價值。而陳季與其詩作則有被研究之價值，陳季《金壇詩三百首》關鍵在為吟詠性情，抒懷寫誌，且其詩精細雕琢，尤有深意。通覽收集之 60 首陳季《金壇詩二百絕》，可見無論事典、語典都頻繁出現，故用典是為陳季詩歌不可忽視的語言現象。

陳季詩歌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其創作豐富、質量極嘉、用典精彩，不乏引用或化用史實、詩詞或經、史、子、集等典籍，還著重以各朝代的著名詩詞人的詩句化典入詩。詩人用典多樣、自然、貼合其內心情誌，可謂妙矣。陳季之用典不但表現了自身的藝術氣息，亦表達了自身的思想內涵、風格傾向，達到擴增內容、釋放情誌之效用。

概括而言，研究陳季之《金壇詩二百絕》之用典的理由有三：一，馬華舊體詩不該被文學界所忽視，因有其價值被世人所發掘、欣賞與研究。二、延續而論，陳季之《金壇詩二百絕》水平極高，有其研究之價值。三、陳季用典之處多且廣，故從此處入手。

---

<sup>4</sup> 約於 1917 年，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興起，馬來亞華人中的部分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的影響，開始了新文學創作，即有新精神與新思想的白話文學。1919 年，各華文報內的綜合性副刊可散見不少白話文章。而新文學運動使古典文學被劃分為舊文學，大多學者也因受到文學史觀的影響，認為古典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余緒，更導致古典文學不被任何漢字文化圈所融入。資料來源：方修，《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頁 8。

<sup>5</sup> 李慶年，《馬來西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頁 25。



## 第二節 當前研究情況

依據余歷雄於《馬來西亞漢學刊》所詳述之內容，馬華漢詩將近一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或可劃分為五個階段，即：過客階段（1881-1911）、流寓時期（1912-1941/二戰前）、繁星時期（1945/二戰後-1965）、紮根時期（1966-1991）、新生代時期（1991-2018/目前）<sup>6</sup>。而陳季之《金壇詩二百絕》，則是處於二戰後的第一期，亦是整體而言的第三期——繁星時期。

縱觀而言，馬來西亞舊體詩雖是等待有緣人開墾的肥沃之土，有些馬來西亞學者卻已開鋒先行，披荊斬棘研究起鮮少人所了解與熟悉的舊體詩領域。他們或單獨研究舊體詩詩人的事跡、詩歌、詩集，或研究詩人與詩社、詩歌之間的聯系。從這些資料中，可發現舊體詩研究逐漸被學者所關注，而其價值也致使部分學者願意從零開始了解並探討舊體詩之發展背景、現今研究概況及詩人與詩歌之價值。

本文所要研究的範圍，是經過馬來西亞舊體詩之歷史進程所保留下的、具有研究價值的詩人之作。歷時約 53 年後，陳季精細文雅之《金壇詩二百絕》，其詩歌水平之高致使其詩歌風韻留存至今。

具體而言，陳季於 1947 年開始開創其詩社——溟社，不乏極有資質的弟子，如李庭輝、朱昌雲、黃松齡、馮慧貞等人拜其門下。其弟子如朱昌雲、李庭輝，或之後所創建的扶風詩社等，不乏學者研究。而陳季之溟社雖有學者——余歷雄與徐持慶研究，但其詩歌卻暫時無人碰及，故其詩歌資料處於空白狀態。

談及用典情況，不少著名古籍均有談及，如劉勰《文心雕龍》之〈事類篇〉專論用典，其認為運用事類（包括故實或典故）的主要意義在於“援古證今”、“明理”、“徵義”，事類應用於文章關鍵之處、用得精約準確，“用人若己”，如“自出其口”<sup>7</sup>，可見劉勰並不反對用典，只要運用得當，是可取之處。而鍾嶸之《詩品》，只就五言詩而言，

<sup>6</sup> 余歷雄主編，《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二期（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8），頁 II。

<sup>7</sup> [南朝梁] 劉勰著、周振甫註，《文心雕龍註釋》（臺北：裏仁書局，1984），頁 705-707。

其重性情反對用典，“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sup>8</sup>”鍾嶸認為作詩吟詠性情，得發乎自然，若增用典故，則傷詩之自然。<sup>9</sup>再者，嚴羽之《滄浪詩話》“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sup>10</sup>”，雖其言不重出處用事，亦不致流於師心，意在勸人不可陷於形式上的學古。概三論而言，用典不被積極支持，但有可行之處，只要詩人博學，且用得精準、精巧，則無所貶言。陳季之詩雖用典之處較多，但其得以掌握用典技巧，運用得恰到好處，故對其詩作起了錦上添花之效用。

### 第三節 論文構思

馬華舊體詩無疑是中國舊文學的一支主要分流，故其與中國的關係是難以分割的，中國舊文學甚至對馬華舊體詩起了很大的作用與影響力。而本文所研究之詩人，雖作詩於馬來西亞，但實為中國人。本文的研究範圍則是陳季於馬來西亞自撰的《金壇詩二百絕》，全為七言絕句，零零散散收錄於溟社詩刊——《溟嚶丙稿》、《學源》、《眉林》之中。但詩刊中所記載其絕句之作，總共只得六十首詩，無法收集完整，故僅以這六十首詩為依據，研究其詩歌用典。

陳季所其生平事跡是首先必先鋪敘之內容，因研究詩人之詩，必先了解其人，才得以探究其寫詩之深意。了解其生平背景之後，可知陳季古典文學功底深厚，而其詩歌之創作題材，多因其內心深憾。縱觀陳季之詩，深覺其用典豐富巧妙，盡訴其內心深意，故以其用典為主軸，分析而下。

本文重點的研究關鍵是為用典，按世人認知，用典之區分類別是極為繁復的。有的被分類為歷史典故、文化典故、文學典故、人物典故、成語典故、地方風物等等。但此些分類的涵蓋範圍狹窄，無法將古今中外的典故囊括於內。故本文根據傳統批評家所提

---

<sup>8</sup> 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3-97。

<sup>9</sup>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頁 25-26。

<sup>10</sup> [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裏仁書局，1987），頁 116。

出的“事典”與“語典”二分法，以此研究陳季詩歌用典之法。<sup>11</sup>事典語典雖有其可分辨之處，但亦有一小部分重疊之處，如古時所發生或所傳之事，前人將其用為事典，但後來此事典被濃縮為幾個字的精華，也就成為了語典，故本文於分類之時，將以較早時期所出現的形式為主，看其是為事典或語典，進而分類。

為研究陳季詩作之用典，本文亦參考與典故相關的書籍，尋出陳季之詩所涉及的典故，並考察典故出處，梳理其慣用典故之類型，以得出其於詩歌中典故所處的朝代，研究詩人的思想傾向與詩作風格。具體而言，陳季詩歌之用典可分為事典與語典。關乎事典，其範圍廣闊，包含經、史、子、集。為研究陳季之事典，得熟悉神話傳說與古典書籍、前代名人等事跡。關乎語典，則是陳季較大部分所用之象，其範圍之廣，涵蓋大多朝代詩人之作。詳閱其二百絕之詩，可見陳季較為偏向化用部分前朝著名詩人的詩句，如李白、白居易、蘇軾等人。為研究其所化用之語典，必先熟悉這幾位詩人之作，研究其如何化用並融入其詩之意，以覺其內涵。

#### 第四節 研究資料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陳季與其《金壇詩二百絕》，故將收錄於溟社所創之詩刊——《學源》、《眉林》、《溟嚶甲稿》、《溟嚶乙稿》、《溟嚶丙稿》內所刊印的《金壇詩二百絕》設為主要研究資料，一切詩作出處及遣詞用字都以其為主，並梳理陳季詩歌中的所有用典。緊系本文題目，可知用典是一大關鍵，而為查找典故出處與相關的研究結果，將使用相關書籍，如《全唐詩典故辭典》、《中國典故大辭典》、《中國古代詩詞典故辭典》與《典故詞典》此些書籍。

由於馬來西亞舊體詩少人開辟研究，故研究資料極少。而中國文學史與馬華文學史並無提及與馬來西亞舊體詩相關的內容，故只能從其他輔助書目認識並深入解其歷史背景。

---

<sup>11</sup> 李軍，《典故的詩學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2），頁10。

對於馬來西亞舊體詩之背景最為相關及重要的參考書目，無疑是李慶年所著之《馬來西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此書詳細分類了舊體詩的各個分界時段，與其於各國的流傳情況，讓讀者得以了解馬來西亞舊體詩之流傳歷時概況，其雖將文學與政治融為一體，探析兩者間的密切關係，但資料甚為豐富，參考書目也較詳細，實為一部了解基礎背景理論的書目。而另一本輔助書目則是高嘉謙之《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此書之研究視角與方法都較為創新，將其與李慶年之書相互結合使用，可達到互補之效果，更為絕妙。但無論如何，這兩本書目所分類之舊體詩流傳概況，都一致停留於日本二戰之前，故二戰之後的歷史背景甚為空白，此亦是陳季《金壇詩二百絕》所出現的時代，故有待研究探討。

## 第二章 陳季事跡與《金壇詩二百絕》

陳季一生的所學所遇，都造就了其揮灑成詩、抒情詠誌之能力。此章題之下將會論述其可考之生平事跡，探究其寫詩能力之源由，並以《遺簪恨憶》為論證，探究陳季與余氏之情，並領會其內心深憾與試圖灑脫的矛盾源由。陳季之人生經歷，無疑造就了其《金壇詩二百絕》之詩作風格與思想傾向。

### 第一節 陳季之生平事跡

研究對象陳季，生年未詳，是為中國廣東氏人。其生平事跡主要記錄於《遺簪恨憶》兩篇、《金壇詩二百絕》、李庭輝《吾師陳季》二十一篇與自註。而其資料亦可零散見於溟社之詩刊、雜誌、叢刊等文學刊物內<sup>12</sup>。

研究陳季之學者——徐持慶與余曆雄根據所收集及整理歸類後的資料，將陳季生平事跡分為三個階段，前期主要為就學北平、參加革命、相識春簪；中期則為離開中國、隱跡南洋、遺簪守恨；後期主要為創立溟社、指導作詩、刊行作品<sup>13</sup>。由於本文主要內容只針對陳季之金壇詩，故將擇取相關內容以論述其與金壇詩之關聯。

陳季就學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有著非常深厚的國學功底，其尤擅詩詞、繪畫、音樂、攝影等才能，可謂集才幹於一身<sup>14</sup>。陳季之學識淵博，正是使其擁有作詩與用典之能力的原因。

關乎其“就學北平”一事，陳季於《遺簪恨憶》中曰：“北平學歸，順道遊西湖。<sup>15</sup>”此句可考此事實。陳季“就學北平”一事可見其知識廣闊、見聞豐富，故其詩詞避

<sup>12</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馬來西亞漢學刊》，2018年第2期，頁96。

<sup>13</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96。

<sup>14</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96。

<sup>15</sup>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怡保：惠愛社，1940），頁17。

免流俗之象，增其水平。由於陳季兼通國學與善寫詩詞，這使得他得以寫出極具水準之詩，日後他更以作詩為本。

除陳季自小打下的功底使其對作詩遊刃有余之外，其詩歌題材、取向，皆因其際遇而有所影響。觀其事跡，可覺察其與妻子余春簪（?-1940）的相遇、相識、相知、相愛、相守之過程，對其影響極為深刻。彼此間的不解之緣，使得他於1930年離開中國，隱跡南洋。他於《遺簪恨憶》中亦以“相遇之難、相合之奇、相諒之深、相愛之久<sup>16</sup>”寫出兩人情感之歷程。但余氏於1940年歿後，陳季作《遺簪恨憶》兩篇，內容盡述其與余氏之愛情，甚為纏綿悱惻、深情哀怨，可見其對余氏之情極為深切<sup>17</sup>，其亦不禁感嘆“是吾之與簪，從無始來，異熟一切，為恩為怨，兩相知乎<sup>18</sup>”就因如此，其之後所作之《金壇詩二百絕》，內容不乏其內心哀慟，對余氏極為懷戀之作。

## 第二節 陳季與《金壇詩二百絕》之淵源

提及陳季之《金壇詩二百絕》，除了與上文的生平事跡、與余氏有關之外，另一個主導原因則是陳季所創之溟社。

李庭輝曾稱陳季尤愛《莊子》，其與所寫的用典之詩就如莊子般像個世外之人。陳季更以莊子之名篇《莊子·逍遙遊》來命名其自創的詩社——溟社<sup>19</sup>：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sup>20</sup>

---

<sup>16</sup>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怡保：惠愛社，1940），頁22。

<sup>17</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97。

<sup>18</sup> 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篇（怡保：惠愛社，1940），頁1。

<sup>19</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99-100。

<sup>20</sup>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2-3。

“冥”通“溟”，是“海”之意。陳季既以此為詩社之名，或許希望詩社如深海般深幽遠流長、深沈難及。而陳季亦以鯤鵬自比際遇，他如鯤鵬般自北遷南，隱跡南洋，追尋人生新的“天池”。走出余氏歿後之傷痛，陳季因緣之下認識了志同道合之人——陳曼英、黃松齡、李庭輝、朱雲昌等青年，並結為師徒，共同協力下開創溟社，就為積極發揚及推廣舊體詩詞創作，以興此文學領域<sup>21</sup>。而對本文而言，陳季創辦溟社之重點，則是書寫了《金壇詩二百絕》。

談及《金壇詩二百絕》，陳季將其分別二十首、十首般放入《學源》、《眉林》等詩刊內。《學源》創刊號共有十首、第二期十首、第四期十首；《眉林》創刊號有二十首、第五期二十首、第六期二十首。若無溟社，則無詩刊，自無詩作可被後代研究，故溟社之創立，無論對陳季（使其無真正停止寫詩），或其之詩（可被流傳至未來）都極為重要。但由於陳季置於《學源》與《眉林》之詩多有重復，故可取數量實為不多。

提及陳季之作詩傾向，其弟子李庭輝回憶道陳季多為教導屈原、司馬相如、李白、杜甫、周邦彥、辛棄疾諸人之詩詞。此外，陳季於《溟嚶甲稿序》中也提及早期學詩仿效前朝詩人，從李白、清季三傑（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魏晉體，之後轉為仿效杜甫、白居易，可見其詩風有所轉變。<sup>22</sup>而此轉變歷程可與其作詩用典有著密切的關係，接下來之章節，將細談陳季《金壇詩二百絕》中所用之事典與語典。而陳季尤好使用特定詩人詩作之典，其以仿效之名，將詩人之典真正化入詩中，可謂妙哉。

---

<sup>21</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 100。

<sup>22</sup>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頁 106。

### 第三章 陳季金壇詩事典分類考察

無論古代文人或現今學者，都不乏閱讀經、史、子、集之人，此等精要古籍可讓詩人於創作時，擇取與其詩歌情感相關、與其思想相互印證之內容，以古喻今。如楊義先生所言：“典故作為攜帶著文化涵量和生命體驗的遺傳信息單位，被詩人常常用來溝通歷史精神與現實生活……典故的選擇，實際上是攜帶著現實的感觸，尋找歷史的相似性。<sup>23</sup>”可見典故的運用，揭示了詩人的價值取向、感情傾向與思想意志等。

所謂“事典”，指的是在使用的語言中按照其具體形式入手，意指曾經真實發生，並可追溯與還原出典故的真人真事，有著確切的故事性內容結構，與出處的典故可稱為“事典”。其範圍包括古今中外所發生的實事、無论文史格物盡收囊中，而其表現包括以故事敘述形式，如創作中引用古時一則故事或以語詞（俗語、諺語、成語等）形式出現的事典<sup>24</sup>。簡單而言，事典是指引用前代典籍中的古代神話傳說故事、宗教故事、寓言故事、歷史故事等。

縱觀陳季 60 首金壇詩，其運用事典共有 28 處。陳季用典自如，揮筆成詩，與其後天飽讀詩書是密不可分的。其詩歌用典廣泛繁富，所用之事典涉及經、史、子、集，無所不包。

陳季運用事典之廣，為清晰直觀的展示陳季詩歌所用典故之出處，也為完整概括陳季所用之事典，看出其用典之分佈與用意，本文採用較為通行的四部分類法，分節對陳季詩歌用典出處作經、史、子、集的考察分析，逐一探討。

#### 第一節 經部、史部典籍之事典

---

<sup>23</sup> 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 456。

<sup>24</sup> 李軍，《典故的詩學研究》，頁 10-11。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言及：“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sup>25</sup>”經部典籍是為中國文化重要之根源，其為中國歷代文人非讀不可的典籍，陳季亦然。陳季詩歌所用之典故僅有幾處出自經部，仔細統計而下，共涉及3處。這些典故出自《論語》、《孟子》與《尚書》。陳季詩歌所用典故包括《論語》之狂狷；《孟子》之楊墨思想；《尚書》之夔臯。

陳季詩歌中有1處使用“狂狷”此典：“聖哲誰論狷者徒<sup>26</sup>”。《論語·子路》記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sup>27</sup>”宋朝邢昺註：“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sup>28</sup>”春秋末期，正是禮崩樂壞，戰亂頻繁之時，孔子一直想與中行之人一道拯救天下，但世間甚少有此等之人，故孔子退而求其次，認為狂者與狷者亦無不可。狂者進取率真；狷者則獨善其身，不做不善之事。陳季借此表現潔身自好之人不被聖哲非論，帶出此等人之正直性與重要性。

另，陳季以《孟子》中有關楊墨一毛不拔之事為典：“放踵拔毛譏孟子，非揚非墨女荀儒。<sup>29</sup>”其取《孟子·盡心章句上·第二十六節》之內容：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sup>30</sup>”孟子既反對楊朱倡導的利己主義，亦不贊成墨子的兼愛主義，唯獨認同儒家之折中主義思想。陳季引此為典，贊同孟子之思想。古代思想繁多，其亦覺儒家之折中思想可謂於情於理，因其曉得出入，懂得權衡，不會落入偏見。

陳季詩歌中亦有使用“夔臯”此事典，其作詩“古史夔臯事渺茫<sup>31</sup>”。此典出自《尚書·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sup>32</sup>”與《尚書·虞書·大禹謨》：帝曰：

<sup>25</sup> 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

<sup>26</sup>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吳均昌編，〈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學源》1965年1月，第四期。

<sup>27</sup>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931。

<sup>28</sup> 程樹德，《論語集釋》第三冊，頁931。

<sup>29</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30</sup>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915-919。

<sup>31</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32</sup> [唐]孔穎達等撰，《尚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9。

“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sup>33</sup>”夔，是舜時樂官；臯陶，則為舜時刑官。兩人居官政績之高，後借指賢明之輔弼大臣。陳季借此典感嘆賢明之官於此世間極為少有，實為可惜。

探討完畢所有經部典籍之用典，現著重於史部典籍。陳季詩歌中所涉及的史部典籍之用典比比皆是，賞其詩歌，可覺其詩歌中涉及的古人、古事數量繁富，這必須大量閱讀古代史書方有能力引用此些事典。本文將陳季詩歌用典涉及的所有史部典籍分為古事一一進行探討。

陳季詩歌中所涉及的史部典籍共有 10 處之多，按陳季詩歌涉及次數由多至少一一排列：《晉書》3 處、《大唐新語》2 處、《三國誌》2 處、《漢書》1 處、《史記》1 處、《後漢書》1 處。其中出自《晉書》的事典有：仲容琵琶、籠鵝、香蓮粲舌；出自《大唐新語》的事典有：玉笛聲沈、終南；出自《三國誌》的事典有：八陣圖、蛟龍雲雨；出自《漢書》的事典有：姍姍來遲；出自《史記》的事典有：吟魂；出自《後漢書》的事典有：黃叔度。

陳季引史部典籍之內容為事典，為表其深意。陳季引用與《晉書》有關的——“仲容琵琶”為典，作詩“阮咸乍試月娟娟。忍把琵琶暫棄捐<sup>34</sup>”。阮咸善彈琵琶，精通音律，《晉書》之《阮籍傳》提及：“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sup>35</sup>”陳季此句為表深愛之人重要於喜愛之物，之後感慨有緣之人皆將團圓，不再悲戚。隱喻著對他對妻子之深情，亦表露了感傷之情。

接著，與《晉書》有關的事典為“籠鵝”，陳季作“籠鵝豈及詩人句<sup>36</sup>”，與此典相關之人物為王羲之。《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雲：‘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

<sup>33</sup> [唐] 孔穎達，《尚書》上冊，頁 13。

<sup>34</sup>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編，〈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學源》，1964 年 11 月，第二期。

<sup>35</sup> [唐] 房玄齡撰、何超音義《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晉書》第二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5），頁 860。

<sup>3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鵝而歸，甚以為樂。<sup>37</sup>”籠鵝意味以籠置鵝，後世借籠鵝此典表示王羲之以字換鵝之事。陳季感嘆王羲之此舉可謂大材小用，他認為有才華之人有其更為深層的價值存在，用之於世，不可費其價值。

《晉書》之“香蓮粲舌”是為佛典，陳季寫及“香蓮粲舌妙拋珠<sup>38</sup>”。據《晉書·藝術傳；佛圖澄》裡記載：“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sup>39</sup>”。故後世之人用此典譬喻人們說話的美妙與文采。陳季亦有此意，認為妙語如珠、能言善道者，如蓮花般美妙，說話勝人一籌，更有信服力。

《大唐新語》中，陳季用了“玉笛聲沈”此事典：“連昌宮<sup>40</sup>裡三郎笛<sup>41</sup>”。三郎即指唐玄宗。他“知音律<sup>42</sup>”，可見其極富音樂才華，樂感亦靈敏。他能夠演奏多種樂器，如笛子、琵琶、羯鼓、二胡等。陳季引此入詩，贊頌唐玄宗演奏動人音樂，傳韻深處。

《大唐新語》中陳季使用“終南”此典，其作詩“終南處士已離山<sup>43</sup>”，此典與盧藏用有關。盧藏用隱居於終南山內，不願離山，認為“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sup>44</sup>”，可見其對終南山情有獨鐘。陳季以反話說之，就連盧藏用都已離開終南山，那世間又有何事是永恆的，所得功名亦不一定留下痕跡，很多事情不過只是過眼雲煙。

《三國誌》中則有“八陣圖”此事典，陳季作“燈火迷樓八陣圖<sup>45</sup>”，與此典相關的歷史人物為諸葛亮。《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言及：“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雲。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sup>46</sup>”八陣圖是由八種陣勢組成的圖形，用以操練軍隊或作戰。但與實際意義不符的是，陳季借八陣圖比喻復雜抽象之情境，其可讓人深陷其中，迷失自我，無法自拔。

<sup>37</sup> [唐] 房玄齡《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晉書》第二冊，頁 1334。

<sup>38</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39</sup> [唐] 房玄齡撰、何超音義《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晉書》第三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5），頁 1578。

<sup>40</sup> 唐代最大的行宮之一。

<sup>41</sup>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編，〈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學源》1964年10月，創刊號。

<sup>42</sup> 何正平，王德明等編著，《大唐新語譯註》（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 615。

<sup>43</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44</sup> 何正平，《大唐新語譯註》，頁 570。

<sup>45</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46</sup> [晉] 陳壽撰、[宋] 翦松之註，《三國誌》（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553。

《三國誌》中被陳季引用的第二個事典為“蛟龍雲雨”，陳季作詩“翻然鳳起復蛟騰<sup>47</sup>”。《三國誌》提及周瑜上疏，提出應付劉備等人之計策，最後提及“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sup>48</sup>”。蛟龍本就是極具潛力之物，若有雲雨加持，潛力可無限提升。陳季此句是樂觀之句，蛟龍翻騰復起，好事接連發生，是為好寓意。

《漢書》之事典為“姍姍來遲”，陳季作“妙舞兩番留艷跡，帷燈又見李夫人。<sup>49</sup>”，此典所涉及的歷史人物是為漢武帝與李夫人。《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傳》提及：“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sup>50</sup>”漢武帝為病逝的李夫人作賦寄恨，陳季則借此典表達自身對妻子的思念與哀痛之情，雖已認清妻子離去的事實，但亦難解心中的淒然之情，只能作詩寄恨。

有關《史記》之典為“吟魂”，陳季作詩“高原何處遺吟魂<sup>51</sup>”，與之相關的歷史人物為屈原。《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sup>52</sup>”因其認為：“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sup>53</sup>”這是家喻戶曉的典故，亦是端午節的源由。陳季作詩以祭屈原之冤魂，屈原本此等愛國功臣，卻落得自投江河之下場，陳季深感不憤，心生哀慟。

與《後漢書》有關的事典為“黃叔度”，陳季作“幾見娥眉黃叔度<sup>54</sup>”，相關人物自是黃叔度。《後漢書》中〈周黃徐姜申屠列傳·黃憲〉內容載道：“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林宗曰：‘奉高之器，

<sup>47</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48</sup> [晉] 陳壽，《三國誌》，頁 749。

<sup>49</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50</sup> [漢]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87。

<sup>51</sup> 陳季著、馮慧貞、周玉華編，〈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眉林》1965年5月，創刊號

<sup>52</sup> [漢] 司馬遷撰、[宋] 翫駟集解、[唐] 司馬貞索引、[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2486。

<sup>53</sup> [漢] 司馬遷，《史記》第八冊，頁 2486。

<sup>54</sup> 陳季著、馮慧貞、周玉華編，〈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眉林》1966年3月，第陸期。

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sup>55</sup>”

黃叔度是為東漢隱士，其人品高尚，耿介正直，不同流合汙，荀淑認為他是顏回。陳季認為如黃叔度此等高潔之人英年早逝，實為可惜。且相較起來，世人更註重有才華、能詩文之人。陳季對此更為感嘆，他認為人品與才華應被放置於同等地位，兩者一樣重要。

縱觀而下，可見陳季飽讀古書，並學以致用，將其化為文字，以詩寄情。陳季之詩所帶出的思想與情感雖較為繁雜，但仍可發現其詩多為感嘆世事，且夾雜著濃厚的傷感之情。

## 第二節 子部、集部典籍之事典

陳季詩歌中涉及的子部典籍之用典，經整理共有 7 處，主要有以下典籍：《淮南子》3 處、《博物誌》1 處、《莊子》1 處、《世說新語》1 處、《太平廣記》1 處。其中出自《淮南子》的事典有：姮娥、雲車、造父王良；出自《博物誌》的事典有：湘妃淚；出自《莊子》的事典有：西施捧心；出自《世說新語》的事典有：愛竹嘯名園；出自《太平廣記》的事典有：董雙成。

《淮南子》中所引用的事典為“姮娥”，陳季作詩“月府姮娥猶怯箭<sup>56</sup>”。據《淮南子》記載：“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sup>57</sup>”。眾所周知，姮娥是後羿之妻，後羿取得不死之藥，未及服用，便被姮娥盜食，最終成為月精。陳季引此入詩，想表達世事無奈，相愛之人本該互相親近，卻因犯了錯事，導致兩人產生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的矛盾之情。

《淮南子》中所用的第二個事典為“雲車”，陳季寫之“兩回眉語雲車伴<sup>58</sup>”。《淮南子》記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遊微霧。<sup>59</sup>”所謂雲車，是仙人所乘之車，其以雲為車。陳季以此表達相愛之人

<sup>55</sup> [宋] 範曄撰、[唐] 李賢等註，《後漢書》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1744。

<sup>5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57</sup>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501。

<sup>58</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59</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冊，頁 11-12。

相互佩潘，彼此歡樂親密。

《淮南子》中所用的第三個事典是為“造夫王良”，陳季作“造父王良或等倫<sup>60</sup>”。據《淮南子》記載：“昔者，王良造父之禦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sup>61</sup>”造父王良皆為古代善禦者，據《史記·趙世家》記載，造父為古代指善禦者。“造父幸於周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sup>62</sup>”而王良則是春秋時期的善禦者。據《孟子·滕文公下》記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sup>63</sup>”陳季以此感嘆古之六藝，射、禦已不復存在，現今人只注重禮、樂、數。

《博物誌》中被引用的事典為“湘妃淚”，陳季作詩“印落櫻紅湘女竹，淚斑脂艷兩情殊<sup>64</sup>”，相關人物有娥皇、女英與堯舜。《博物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班。今下雋有班皮竹。<sup>65</sup>”相傳，湘妃是帝堯的二女，帝舜的妃子，名為娥皇、女英。帝舜逝世之後，二妃痛哭，眼淚落在竹上，淚斑成為竹斑。陳季以此典傳達其淒苦之情，其妻逝世之後，他猶如湘妃一般，難掩悲痛，因相思而慟哭。

《莊子》中被引用的事典有“西施捧心”，陳季作“漸離愁疾容增艷，豈效西施復捧心<sup>66</sup>”。《莊子》〈外篇·天運〉記載：“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sup>67</sup>”此典實為經典，用以嘲諷胡亂模仿之人，所得效果只會適得其反。陳季亦有此意，但其認為情況既已好轉，便無需再

<sup>60</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61</sup> 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冊，頁472。

<sup>62</sup> [漢]司馬遷撰、[宋]翫駟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頁1779。

<sup>63</sup>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411-412。

<sup>64</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65</sup> 張華編，《博物誌》（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頁121。

<sup>6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67</sup>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515。

模仿他人，不必無病呻吟。

《世說新語》被引用的事典為“愛竹嘯名園”，陳季作詩“名園在望倦姑休<sup>68</sup>”，相關人物為王微之。《世說新語箋疏》提及：“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sup>69</sup>”名園與竹林相聯系，陳季此句道出閑適之意，一片竹林的名園，是給疲倦之人休息的好去處。

《太平廣記》內被引用的事典為董雙成，陳季作“豈應錯認董雙成<sup>70</sup>”。《太平廣記·神仙三·漢武帝》記載：“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瑯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範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眾聲澈朗。靈音駭空。<sup>71</sup>”董雙成是古代神話傳說裏，西王母的弟子，是為西池仙女。她善吹笙，精通音律，故得西王母之喜愛。其替西王母掌管蟠桃園，若王母與漢武帝相見，她負責在旁奉上蟠桃。陳季寫此實為表達真情之人，絕不會發生錯認之事，因相愛的兩人早已心靈相通，可從一舉一動便準確認出對方。

整理了子部之事典，以下專述集部典籍之用典。陳季詩歌中運用的集部典籍之事典數量不少，可見陳季對前人作品是有所研讀的。其所引用的事典總計有 7 處，所用之典涉及的詩人與作品分別有：曹植《洛神賦》、白居易〈琵琶引〉、王羲之〈十七帖〉、袁枚《隨園食單》、江淹《別賦》、屈原《離騷》、杜牧《杜秋娘》。

曹植《洛神賦》共引用了 2 處之多，其事典為：甄氏、驚鴻；出自白居易〈琵琶引〉的事典為：九江船；出自王羲之〈十七帖〉的事典有：青李來禽；出自袁枚《隨園食單》的事典有：隨園食單；出自江淹《別賦》的事典為：江淹；出自屈原《離騷》的事典有：閭闔；出自杜牧《杜秋娘》的事典有：杜秋。

<sup>68</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69</sup> [南朝宋] 劉義慶撰、[南朝梁] 劉小標註、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511。

<sup>70</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71</sup> [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3。

曹植《洛神賦》中被引用的第一個事典為“甄氏”，陳季寫道“青絲縷枕仍疑夢<sup>72</sup>”。甄氏是三國時期曹丕之皇後。相傳甄氏曾被曹丕之弟，曹植所深愛，但後來曹操卻讓她嫁於曹丕。甄氏死後，曹丕把玉帶金縷枕此衣物送於曹植。曹植經過洛水，夢見甄氏傳達玉枕是為紀念之物，醒後他作《感甄賦》，後明帝改其為《洛神賦》。此句表達深情柔情之人，不願從虛幻美好之境醒來，殷切盼望夢可成真，不再深帶遺憾。

曹植《洛神賦》中第二個所用之典為“驚鴻”，陳季寫作“鴛鴦不繡繡驚鴻<sup>73</sup>”。《洛神賦》記述：“翩若驚鴻，宛若遊龍。<sup>74</sup>”陳季以此為典，無非帶出相較於鴛鴦，出自《洛神賦》的驚鴻更可表達作者之深情。其寄托了陳季思慕妻子，情思纏綿的一面。

白居易《琵琶引》中被引用的事典為“九江船”，陳季寫作“無需半面九江船<sup>75</sup>”。白居易此首樂府詩，通過技藝高超的琵琶女描述她的悲慘遭遇，揭露社會的不合理現象，詩人對此深感同情，對自身無辜被貶之事亦深感憤懣<sup>76</sup>。陳季以此為典，為表達人總有團圓之時，無需感到苦悶或感慨。

王羲之《十七帖》被引用的事典為“青李來禽”，陳季作“青李來禽美不勝<sup>77</sup>”。王羲之於〈來禽帖〉寫道：“青李、來禽、櫻桃、日給勝，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sup>78</sup>”青李是種李子；來禽是個果名，兩者皆為植物。果李盛開，陳季寫此不過為表興盛盎然之景。

袁枚著有《隨園食單》，其為古代中國之食譜，陳季作詩“弟子隨園開食譜<sup>79</sup>”。此處描寫的就是袁枚與其弟子。袁枚喜愛吃，他曾請尤詔與汪恭兩位友人繪制《湖樓請業圖》，此圖展現了袁枚與其 17 位女弟子於湖樓詩會的情景。陳季於此詩表達了豪邁豁達之情，眾人一起喝著美酒，品著美食，好不愜意。

<sup>72</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73</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74</sup> 王巍校註，《曹植集校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頁 212。

<sup>75</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76</sup> [唐]白居易註、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687。

<sup>77</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78</sup> 盧公編，《十七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頁 21。

<sup>79</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江淹《別賦》中被引用的事典即為“江淹”，陳季寫作“江淹有賦莫傷離<sup>80</sup>”。《別賦》是首抒情小賦，通過多種藝術手法，描寫了多種人物之別離，此種離別之深情，寫的正是其已逝世的妻子。他感覺依舊聽到、看到其妻子的存在，心心念著，希望與她出生入死。其對妻子的深情，讓人感慨萬分。

屈原《離騷》所引用之事典為“閭闔”，陳季寫之“愁絕天闔倚閭闔<sup>81</sup>”。《離騷》記述：“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sup>82</sup>”，東漢王逸註：“閭闔，天門也。<sup>83</sup>”陳季此詩申述著屈原之冤，投江自盡的他魂魄升天，倚在天門前，亦不知誰可替他洗清冤情，可見陳季對此深感無奈與嘆息，為含冤而死的屈原深感不憤。

杜牧〈杜秋娘〉中的“杜秋娘”亦可作為一個事典，陳季寫詩“朱櫻吹暖杜秋簫”。杜牧此詩記述了唐代姑娘杜秋娘一生坎坷的命運，裏頭有一句“痕撚止簫吹<sup>84</sup>”，可見杜秋娘是位善於吹簫之人。陳季此詩帶出閑適之情，日暖風涼，景色一片欣欣向榮，並無體現杜牧寫此詩對人生無常、世事滄桑的感嘆。

陳季對子部典籍中的寓言故事、神話故事等的化用，使其詩歌更顯思想性與藝術性。此外陳季詩歌中不乏前人詩文中的經典古事，用得了無痕跡，可見其把前人作品化為己有、了熟於心。縱觀而下，可見陳季大多詩歌都寄寓了對妻子的深情，有哀怨痛心的一面，亦有幻想歡愉的一面，實為揪心。

## 第四章 陳季金壇詩中語典分類考察

所謂語典，其為一種較為單純的引用某些話語語言，例直接原樣，或仿用、變化形

---

<sup>80</sup> 陳季著、馮慧貞、周玉華編，〈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眉林》1965年5月，創刊號

<sup>81</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82</sup> [宋]朱熹撰、黃靈庚點校，《楚辭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25。

<sup>83</sup> [宋]朱熹，《楚辭集註》，頁27。

<sup>84</sup> 鄭文惠著，《杜牧詩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176。

式戲用、化用別人說過的話語。這些情形都通稱為“語典”。無論是古典詩詞文章中任何的語言句式、還是某些身份特殊的名家名言警句，甚至任何值得一提的語詞，並有確切來源或出處的名句名詞，都囊括於語典的範圍之內。有些語典的情況較為特別，他們可能在初始階段是帶有一定故事性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長久被使用及發展後，成了特定的語詞（帶有沿用、引用的現象），這種帶有獨特情境性意指的語詞，亦可被斷定為“語典”<sup>85</sup>。總而來說，語典指的是引用從典源摘取的語詞。

縱觀陳季 60 首金壇詩，其化用語典之處共有 38 處。陳季學識淵博、文學修養深厚，故可嫻熟運用詞章典實。而陳季所認真研讀過的國學典籍，對其詩作產生巨大影響，最直觀的觀測點就是陳季詩歌中對前人語典的化用。雖然陳季語典的來源較為廣泛，上自《詩經》，下至清代詩歌，其中不乏化用著名詩人的詩歌，如李白、白居易、蘇軾等人的詩句。下面就陳季對前人詩歌中語典的化用，以《詩經》、《論語》與前代詩歌作分節探討。

## 第一節 陳季對《詩經》、《論語》中語典的化用

《詩經》是現實主義詩歌之源頭。陳季雖可謂是為現實主義之詩人，因其詩歌有著反映現實，直敘實事的一面，《論語》亦如此。但陳季詩歌也有風格虛幻，不拘格調的一面。統計而下，陳季化用《詩經》之語典多達 11 處，對《論語》語典的化用僅有 2 處，下面分類探討。

陳季用《詩經》中語，多引用關鍵語詞，少取大片辭句，亦少取其大義。陳季共有 2 處取“人如玉”此語典作詩：“盈樽美酒人如玉<sup>86</sup>”與“尋幽步履人如玉<sup>87</sup>”。此典出自《詩經·小雅·鴻雁之什·白駒》，其雲：“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sup>88</sup>”

<sup>85</sup> 李軍，《典故的詩學研究》，頁 10-11。

<sup>8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87</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88</sup>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註析》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536。

漢代鄭玄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sup>89</sup>”可見人如玉比喻人品德之高潔，“盈樽美酒人如玉”並無此意，而“尋幽步屨人如玉”則有此意，陳季以此表達一位品德聖潔之人，不受世俗汙染，與世隔絕，十分閑適。

此外，陳季於兩首詩中化用了“舜華”之典，“日晚同車雙舜華<sup>90</sup>”與“載言載笑舜華開<sup>91</sup>”。此典出自《詩經·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sup>92</sup>”。“舜華”是為木槿花，即芙蓉花。此花綻開於盛夏之際，花期很長，花色艷麗，朝開暮合，用以比喻女子容貌艷麗。陳季亦有此意，也用以表達女子笑若舜華。而“載言載笑舜華開”中的“載言載笑”則化用了另首《詩經》之詩——《詩經·國風·衛風·氓》：“既見復關，載笑載言<sup>93</sup>”，意為又說又笑，喜樂洋洋，陳季之詩亦充分彰顯了歡愉的氣氛。

陳季其中一首詩化用了以上同首《詩經》之詩，但不同語典。陳季作詩“寂寂徐輪彎廣道，猗猗青玉映紅樓。當年淇奧誰為禦，弟子如今女冉求。<sup>94</sup>”《詩經·衛風·淇奧》言：“瞻彼淇奧，綠竹猗猗。<sup>95</sup>”陳季化用了“淇奧”與“猗猗”此兩種語典。“淇奧”，淇水彎彎之意；“猗猗”意為美盛的樣子，此詩是為贊美男子之形象，陳季亦以此典，表達男子品德高尚的一面。

陳季寫道“芍藥闌邊李白詩”，用了“芍藥”之典。《詩經·鄭風·溱洧》言：“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sup>96</sup>”鄭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sup>97</sup>”可見芍藥有著結約之意，隱約帶出與李白之詩相結合之意，但更多說明芍藥是為香草，李白之詩清郁芬芳。

陳季之“食蓂烹葵笑賦豳<sup>98</sup>”，其化用了《詩經·豳風·七月》的內容：“六月食

<sup>89</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下冊，頁 537。

<sup>90</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91</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92</sup>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註析》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39。

<sup>93</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172。

<sup>94</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95</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155。

<sup>96</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261。

<sup>97</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262。

<sup>98</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鬱及藟，七月烹葵及菽。<sup>99</sup>”藟與葵皆為之物，有者說藟此果實如桂圓般大，有者說是野葡萄。此詩說著農人的勞動，此句為農人採藏果蔬的情景。葵及菽皆成熟於七月，陳季以“葵菽宜烹”詠七月，表達蔬果豐收的季節。

接著，陳季之詩“青子未吟花來落<sup>100</sup>”，化用了“青青子吟”之典。《詩經·鄭風·子衿》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sup>101</sup>”，此句表達戀人的衣飾讓對方念念不忘，實指相思縈懷之情。陳季以相反的字意表達心中的情愫，雖寫無人可掛念，卻隱藏不了內心的哀傷，此種寫法更襯托出其內心之落寞與感傷。

另一首“蝤蛸比領首如螭<sup>102</sup>”，陳季化用了《詩經·國風·衛風·碩人》此詩的內容：“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sup>103</sup>”漢代毛亨傳：“領，頸也；蝤蛸，蠍蟲也。<sup>104</sup>”此詩主要贊美衛莊公的夫人——莊姜，陳季亦用以贊美女子之容貌，但其更多表達詩歌之精妙在於以字傳情與傳神的能力，有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感。

述完《詩經》之用典，接著探討《論語》中的兩處用典。陳季作詩“孔曰三人有我師<sup>105</sup>”，此句化用了《論語·述而》的內容：“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sup>106</sup>”此典甚為經典，孔子認為有長處者，就有值得借鑒之處，有錯誤者，亦可以此為鑒，不犯相同的錯誤。陳季亦認為人並非單純為了享樂而同行，而是為了得到借鑒，需以他人為師，進以增進自身。

另外，陳季亦有提及“冉求”此人，“弟子如今女冉求<sup>107</sup>”，出自《論語·雍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sup>108</sup>”冉求對於學習理論有著畏難情緒，孔子告之他在畫地為牢，自然難以前進，以此鼓勵冉求不要半

<sup>99</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413。

<sup>100</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101</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253。

<sup>102</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03</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165。

<sup>104</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註析》上冊，頁 165。

<sup>105</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106</sup>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82。

<sup>107</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108</sup> 程樹德，《論語集釋》第二冊，頁 388。

途而廢。陳季以此傳達積極之意，需破除內心的枷鎖，才能畏懼不前。

陳季化用《詩經》之語典，多數用以贊美或形容女子、男子之容貌與品性，亦有比喻歡愉氣氛之處。而其化用有關《論語》的語典，則為傳達積極思想，用以鼓勵自身與他人。

## 第二節 陈季对前代诗文中语典的化用

從陳季金壇詩中可見其以前代詩人作為學習對象，且願飽讀詩書、刻苦學習。統計而下，陳季詩中化用過前代詩人詩文之處，順時而下，分為好幾個朝代，分別有：戰國（宋玉 1 處）、三國（曹植 1 處）、晉（劉琨 1 處、王羲之 1 處、謝靈運 1 處）、南北朝（薛道衡 1 處、徐陵 1 處）、唐（白居易 2 處、李白 4 處、溫庭筠 1 處、李商隱 1 處、孟郊 1 處、杜牧 1 處、王勃 1 處）、南唐（馮延巳 1 處）、宋（蘇軾 3 處、李清照 1 處、曾鞏 1 處）與清（曹雪芹 1 處），共計 25 處，以下一一探討。

關於戰國詩句之化用，陳季作詩“薄酒酡顏論漢書<sup>109</sup>”，其化用東周戰國宋玉記載於《楚辭·招魂》中的“美人既醉，朱顏酡些<sup>110</sup>”，酡顏指飲酒臉紅之貌，陳季之詩帶出嚴謹與閑適相沖之張力。而關於三國詩句之化用，陳季作詩“卻憐洛賦禮防申<sup>111</sup>”，此句化用三國曹植之《洛神賦》：“申禮防以自持<sup>112</sup>”。禮防指的是禮法，禮能防亂，故稱禮防，此語出自《禮記·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sup>113</sup>”陳季寫明“洛賦”，意指《洛神賦》，其對此賦深表悲傷惆悵之感。

關於晉代詩句之化用，共有 3 處。其一，陳季作詩“百煉鋼成柔繞指<sup>114</sup>”，其化用晉代劉琨之《重贈盧諶》：“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sup>115</sup>”陳季以此感嘆失去妻子的

<sup>109</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10</sup> [宋] 朱熹，《楚辭集註》，頁 175。

<sup>111</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112</sup> 王巍，《曹植集校註》，頁 212。

<sup>113</sup> 錢興奇等註譯，《禮記》下冊（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 657。

<sup>114</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115</sup> [晉] 劉琨，《劉琨詩選》（北京：藝術中共網，無年月），頁 5，<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

痛楚與無限淒涼的意緒，感人至深。其二，陳季寫作“一觴一詠賦閒情<sup>116</sup>”，此句化用晉代王羲之《蘭亭集序》中的：“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sup>117</sup>”陳季此句寫與親朋好友，親近之人相聚，一同喝酒閑聊，實在快活。其三，陳季作“能味池塘春草句，河陽不入亦知春。<sup>118</sup>”此句化用東晉宋謝靈運《登池上樓》的詩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sup>119</sup>”陳季此句帶出的心態甚為開闊，池邊生出春草，意為春天已到，一片春意盎然，生機勃勃之景。

關於南北朝詩句之化用，共有 2 處。其一，陳季作“洛水翩然映艷鴻<sup>120</sup>”，此句出自南北朝薛道衡之《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驚鴻出洛水<sup>121</sup>”。陳季以此寫景與略表心緒，水之澄淨，才可映出艷鴻之貌，就如其心緒澄澈自喜，一片靜謐。其二，陳季作詩“硯匣琉璃翠筆床<sup>122</sup>”，此句出自南朝徐陵《玉臺新詠》之序：“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sup>123</sup>”，表達重要之物不願離手離身之意。

關於唐代詩句之化用，共有 10 處。陳季化用了唐代白居易 2 首著名詩句，其一“周途矢直草離離<sup>124</sup>”，其化用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sup>125</sup>”，離離意為青草茂盛之貌，別無隱喻。其二，“他日迴甘橄欖漿<sup>126</sup>”，化用了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之詩：“麵苦桃榔製，漿酸橄欖新。<sup>127</sup>”橄欖入口苦澀而後回甘，就如苦言是為良藥，細細思量，方可了解勸勉之詞的意義。

陳季所化用的詩人最多的詩句，無疑是李白，共有 4 處。其一，陳季作詩“珠玉隨

---

id=3K28XN4KP10C&pg=PA5&dq=%E5%88%98%E7%90%A8%E8%AF%97&hl=zh-CN&sa=X&ved=2ahUKEwj9sq784-rAhWRj-YKHxZKAn8Q6AEwAHoECAAQAg#v=onepage&q=%E5%88%98%E7%90%A8%E8%AF%97&f=false。

<sup>11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17</sup> 盧公編，《蘭亭序》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頁 9。

<sup>118</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19</sup> 李運富編註，《謝靈運集》（湖南：岳麓書社，1999），頁 43。

<sup>120</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121</sup> [南北朝]薛道衡，《薛道衡全集》（北京：藝術中共網，無年月），頁 5，[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8q\\_bbkmlAE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8q_bbkmlAE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

<sup>122</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23</sup> [南朝陳]徐陵編、[清]吳兆宜註、程琰刪補、曹明綱導讀、尚成整理集評，《玉臺新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

<sup>124</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125</sup>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頁 768。

<sup>12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創刊號。

<sup>127</sup>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頁 1067。

風散碧霄<sup>128</sup>”，此句出自李白之《妾薄命》：“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sup>129</sup>”李白此詩描寫漢武帝之皇後，陳阿嬌由受寵到失寵的命運，陳季以“珠玉隨風散碧霄<sup>130</sup>”表達其對妻子的寵愛，若妻子重生，他定會視她為最珍視之人。其二，陳季作“勝於元九水晶簾<sup>131</sup>”，此句化用李白《玉階怨》：“卻下水精簾<sup>132</sup>”，陳季以此表達水晶簾雖珍貴，但世間卻有比其更為珍貴之物。其三，陳季做“籠鵝豈及詩人句<sup>133</sup>”，此句化用李白之《王右軍》：“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sup>134</sup>”，所謂王右軍指的便是王羲之，李白以此為典，陳季亦是，所表之意，上文已敘。其四，陳季寫道“三道飛流噴雪銀<sup>135</sup>”，此句化用李白《望廬山瀑布》經典的詩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sup>136</sup>”陳季此詩句與李白詩句的意義相同，都為具體描寫瀑布的景象，寫得雄偉奇麗，生動逼人。

接著，陳季化用了溫庭筠《菩薩蠻》整篇詞作，陳季作詩“唇嬌不費浣脂調。眉嫵何須畫筆描。新擬翹鬢勞後鏡，絳絲為綰蝶雙飄。<sup>137</sup>”《菩薩蠻》之詞則為：“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sup>138</sup>”雖並無明顯化用之跡，但仍可看出一二。陳季此詩雖描寫女子妝成之容貌與情態，卻以“雙蝶飄”帶出女子孤獨寂寞的心境，此女子之心境，與陳季無異。

有關唐代詩人詩句之語典，還涉及李商隱。陳季作詩“咫尺靈犀路本通<sup>139</sup>”，其化用了李商隱《無題兩首》其一之詩句：“心有靈犀一點通<sup>140</sup>”。對古人而言，犀牛角是為神奇靈異之物。陳季以李商隱此詩句之意，表達其與愛人之間甚為親近，且有心靈感應，彼此默契互通，難掩內心歡愉與欣喜之情。下首，陳季作詩“藕絲旋斷復旋連”，

<sup>128</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129</sup> [唐]李白著、翟蛻園、朱金城校註，《李白集校註》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42。

<sup>130</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131</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132</sup> [唐]李白，《李白集校註》第一冊，頁374。

<sup>133</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134</sup> [唐]李白著、翟蛻園、朱金城校註，《李白集校註》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289。

<sup>135</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136</sup> [唐]李白，《李白集校註》第三冊，頁1241。

<sup>137</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138</sup> 劉學鍇撰，《溫庭筠全集校註》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889。

<sup>139</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40</sup> [唐]李商隱著、王步高、劉林整理，《李商隱全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頁131。

此句化用唐代孟郊之《去婦》詩：“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sup>141</sup>”此句意義明顯，雖陳季與其妻子已陰陽相隔，表面關係看似已斷絕，但他對她日夜思念，無法絕斷此情。

此外，陳季亦有化用杜牧之詩句，陳季作詩“小杜千秋好句驕。玉人何處教吹簫。二分明月揚州路，風景依稀廿四橋。<sup>142</sup>”，此句與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的詩歌：“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sup>143</sup>”甚為相似。陳季此詩亦在描寫揚州之風景，表達其深切懷念之情。此外，陳季作詩“北海高朋徒滿座<sup>144</sup>”，其化用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之詩句：“高朋滿座。<sup>145</sup>”陳季借此描寫來賓之多，熱鬧非凡。

關於南唐詩句的化用，陳季作詩“吹皺一池春意<sup>146</sup>”，其化用馮延巳《謁金門》之詞：“吹縴一池春水。<sup>147</sup>”陳季寫此表達內心起伏不定、動蕩不安、憂慮不平的一面。

關於宋代詩句的化用，共有 6 處，陳季化用了蘇軾三首詩句。其一，陳季作詩“淡妝濃抹尋常見，不到西湖未算湖<sup>148</sup>”，其化用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sup>149</sup>”陳季此詩用意與蘇軾相同同為贊美西湖西湖的美景，陳季如同蘇軾般，以西湖比作美人，映其美不勝收的一面。另外兩首陳季並無明顯化用，僅用關鍵詞為詩。如陳季之“臨風低首揖紅粧”，此句化用蘇軾〈海棠〉：“故燒高燭照紅妝<sup>150</sup>”，應用“紅粧”表示女子。另一首“兩頁簪花一首詩<sup>151</sup>”，其以蘇軾〈吉祥寺賞牡丹〉之：“人老簪花不自羞<sup>152</sup>”中的“簪花”為化用之詞，亦隱指女子，但並無特殊之意。

除了蘇軾之外，陳季亦有化用其他宋代詩詞人之作品。陳季亦作“珠霧杯深琥珀光

---

<sup>141</sup> 邱燮友，李建崑校註，《孟郊詩集校註》（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13。

<sup>142</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43</sup> 鄭文惠，《杜牧詩選》，頁 296。

<sup>144</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45</sup> [唐] 王勃著、[清] 蔣清翊，《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230。

<sup>146</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47</sup> 鄭郁卿著、盧元駿指導、王雲五編，《陽春集箋》（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頁 74。

<sup>148</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創刊號。

<sup>149</sup> [宋] 蘇軾著、[清] 馮應榴輯註，《蘇軾詩集合註》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404。

<sup>150</sup> [宋] 蘇軾著、[清] 馮應榴輯註，《蘇軾詩集合註》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140。

<sup>151</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第陸期。

<sup>152</sup> [宋] 蘇軾，《蘇軾詩集合註》上冊，頁 306。



<sup>153</sup>”，其化用李清照《浣溪沙》：“莫許盃深琥珀濃<sup>154</sup>” 陳季此句僅為形容酒色之濃，色如琥珀。另首，陳季作“依舊青青草色鮮<sup>155</sup>”，其化用曾鞏之《城南》：“惟有青青草色齊。<sup>156</sup>” 陳季此句並非僅為形容景色，而是以景喻情，感嘆景色依舊，人事已非的心情。

最後，有關清代文章之化用，陳季作詩“補就晴雯孔雀裘<sup>157</sup>”，其實則化用了曹雪芹《紅樓夢》第五二回回目：“勇晴雯病補雀金裘<sup>158</sup>” “孔雀裘”為用孔雀毛織成的衣裘。女子為縫補寶玉的金裘，生病了亦以孔雀針線來幫他縫補，陳季以此表達自身對妻子之深情。

縱觀而下，可見陳季較多選擇著名詩人與其詩文作為用典之源。陳季之詩多描寫女子，或情態、或心理，他亦以景寫情，以物喻情，大多描寫了其對妻子用情至深的一面。

## 第五章 結語

典故的選取對於抒發情懷、寄托情感、追求文學之美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典故的運用不單可以體現詩人個性化的痕跡，也典型的反應了詩人的情感與精神。陳季之詩不僅表達了自身感情，同時也表現了人類的普遍感情，使之產生共鳴。

陳季作為 20 世紀 50 年代的詩人，其存活的時代對自身的優秀詩詞是有些可惜的，因當時早已不是古典文學當道的時期，也並無多少位詩人仍舊願意投與熱忱，純粹為作

---

<sup>153</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154</sup>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箋註，《李清照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6。

<sup>155</sup> 陳季，〈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第四期。

<sup>156</sup> 曾南豐，《曾鞏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頁 75。

<sup>157</sup> 陳季，〈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第二期。

<sup>158</sup>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俞平伯校、啟功註，《紅樓夢》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4。

詩而作詩。但其詩作是值得被後人所研究與重視的。用典不僅是詩歌的表現手法，亦是表露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徑，故通過研究陳季詩作之用典，得以分析詩人的知識水平、寫作技巧、思想傾向、人生態度等情況。

通過對陳季《金壇詩二百絕》用典的分析，可看出陳季受《詩經》、《莊子》等著名古典書籍以及李白、白居易、蘇軾等詩人的影響較深，不僅對古典書籍涉獵範圍廣泛，知典之多，還可以巧妙化用兩代語詞，體現了其兼收並蓄，博文強識的特點<sup>159</sup>。分析而下，亦可看出陳季對余氏之深情，其多將強烈感情融於詩句中，表露深憾，故其詩句情感較為濃烈。

陳季之詩作用典，表現了其不僅僅是靠才情來作詩，而是對前代文學的學力、對前代詩詞的繼承與突破，連同先天才氣，一並成就了其精華詩作——《金壇詩二百絕》。

---

<sup>159</sup> 李璐琳，《白居易詩歌典故研究》（湖南：湖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3），頁 65。

## 引用數目

### 一、專書

1.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註析》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2. 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註析》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3.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4.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5. 陳季編，《溟嚶甲稿》，溟社叢刊第一輯，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2。
6. 陳季編，《溟嚶乙稿》，溟社叢刊第二輯，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6。
7. 陳季編，《溟嚶丙稿》，溟社叢刊第三輯，怡保：溟學社，1960。
8. 陳季，《遺簪恨憶》第一篇，怡保：惠愛社，1940。
9. 陳季，《遺簪恨憶》第二篇，怡保：惠愛社，1940。
10. 方修，《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
11.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
12. 高嘉謙著、許文榮、孫彥莊主編，〈第一講：離散詩學——十九世紀末的馬華古典漢詩〉，《馬華文學十四講》，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9。
13. 何正平，王德明等編著，《大唐新語譯註》，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14. 李慶年，《馬來西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 劉學鍇撰，《溫庭筠全集校註》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16. 李運富編註，《謝靈運集》，湖南：岳麓書社，1999。
17. 盧公編，《蘭亭序》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

18. 盧公編，《十七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
19. 錢興奇等註譯，《禮記》下冊，長沙：岳麓書社，2001。
20. 邱燮友，李建崑校註，《孟郊詩集校註》，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21. 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22. 王巍校註，《曹植集校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23. 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4. 余曆雄主編，《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二期，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8。
25. 曾南豐，《曾鞏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
26. 張華編，《博物誌》，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
27. 鄭文惠著，《杜牧詩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28. 鄭郁卿著、盧元駿指導、王雲五編，《陽春集箋》，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

## 二、專書（古籍）

1.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唐]白居易註、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
4.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俞平伯校、啟功註，《紅樓夢》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5. [晉]陳壽撰、[宋]翦松之註，《三國誌》，北京：中華書局，2006。
6. [唐]房玄齡撰、何超音義《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晉書》第二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5。
7. [唐]房玄齡撰、何超音義《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晉書》第三冊，長春：吉林出

版集團有限公司，2005。

8. [宋] 範曄撰、[唐] 李賢等註，《後漢書》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9. [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
10. [清]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
11. [清]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12. [清]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13. [漢] 孔安國、[唐] 孔穎達，《十三經註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4. [唐] 孔穎達等撰，《尚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15. [唐] 李白著、翟蛻園、朱金城校註，《李白集校註》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 [唐] 李白著、翟蛻園、朱金城校註，《李白集校註》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7. [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18. [宋] 李清照著、徐培均箋註，《李清照集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 [唐] 李商隱著、王步高、劉林整理，《李商隱全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
20. [南朝梁] 劉勰著、周振甫註，《文心雕龍註釋》，臺北：裏仁書局，1984。
21. [南朝宋] 劉義慶撰、[南朝梁] 劉小標註、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2. [漢] 司馬遷撰、[宋] 翫駟集解、[唐] 司馬貞索引、[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23. [宋] 蘇軾著、[清] 馮應榴輯註，《蘇軾詩集合註》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 [宋] 蘇軾著、[清] 馮應榴輯註，《蘇軾詩集合註》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5. [唐] 王勃著、[清] 蔣清翊，《王子安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6. [南朝陳] 徐陵編、[清] 吳兆宜註、程琰刪補、曹明綱導讀、尚成整理集評，《玉臺新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7. [南宋]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裏仁書局，1987。
28. [宋] 朱熹撰、黃靈庚點校，《楚辭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三、期刊论文

1.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馬來西亞漢學刊》，2018 年第 2 期，頁 95-116。

### 四、學位論文

1. 李軍，《典故的詩學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2。
2. 李璐琳，《白居易詩歌典故研究》，湖南：湖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3。

### 五、电子书

1. [晋] 刘琨，《刘琨诗选》（北京：藝術中共網，無年月），頁 5，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3K28XN4KP10C&pg=PA5&dq=%E5%88%98%E7%90%A8%E8%AF%97&hl=zh-CN&sa=X&ved=2ahUKEwj9sq784-\\_rAhWRj-YKHxzKAn8Q6AEwAHoECAAQAg#v=onepage&q=%E5%88%98%E7%90%A8%E8%AF%97&f=false](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3K28XN4KP10C&pg=PA5&dq=%E5%88%98%E7%90%A8%E8%AF%97&hl=zh-CN&sa=X&ved=2ahUKEwj9sq784-_rAhWRj-YKHxzKAn8Q6AEwAHoECAAQAg#v=onepage&q=%E5%88%98%E7%90%A8%E8%AF%97&f=false)。
2. [南北朝] 薛道衡，《薛道衡全集》（北京：藝術中共網，無年月），頁 5，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8q\\_bbkMk1AE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8q_bbkMk1AE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

## 六、雜誌

1.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編，〈金壇二百絕錄十首〉，《學源》，1964年10月，創刊號。
2.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梁成昌編，〈金壇二百絕錄十首（乙）〉，《學源》，1964年11月，第二期。
3. 陳季著、程萬鵬、朱昌雲、吳均昌編，〈金壇雜詠二百絕錄十首（丙）〉，《學源》，1965年1月，第四期。
4. 陳季著、馮慧貞、周玉華編，〈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眉林》，1965年5月，創刊號。
5. 陳季著、馮慧貞、周玉華編，〈金壇二百絕錄二十首〉，《眉林》，1966年3月，第陸期。

## 七、工具書

1. 陳致主編，《中國古代詩詞典故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2. 範之麟、吳庚舜主編，《全唐詩典故辭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2001。
3. 李愛珍、孫立群主編，《典故詞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
4. 趙應鐸主編，《中國典故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

## 附錄

表 (1): 陳季 60 首金壇詩

期刊	期數	詩歌
《學源》	創刊號	<p>1. 連昌宮裡三郎笛，芍藥闌邊李白詩。 何處飛聲傳妙韻，滿庭春色靜銅蠡。</p> <p>2. 周途矢直草離離，曾控鉤車作馭帥， 日晚寒風動陵陌，十年前事復神馳。</p> <p>3. 賞雨崇樓夜色遲，春壺買玉夙相期。 同行豈為徒鋪啜，孔曰三人有我師。</p> <p>4. 金壇別調最高標。珠玉隨風散碧霄。 若使香塵成不朽，名山事業實無聊。</p> <p>5. 輿輪徐動越桃榔。南國惟憐少綠楊。 青玉高昂迎夾道，臨風低首揖紅粧。</p> <p>6. 夜約重餐金碧映，髻螺欄檻莫須扶。 盈樽美酒人如玉，燈火迷樓八陣圖。</p> <p>7. 漢碑孔宙神差近，曹全蔥倩必彎環。 卻恨難從康氏學，平生酷愛爨龍顏。</p> <p>8. 秋水春山何處無，五湖四海任浮桴。 淡妝濃抹尋常見，不到西湖未算湖。</p> <p>9. 月府姮娥猶怯箭。終南處士已離山。 從今青史無園地，事業紅裙翠袖間。</p> <p>10. 短蕭初韻試圓珠。學就秦宮指法無。 印落櫻紅湘女竹，淚斑脂艷兩情殊。</p>
	第二期	<p>11. 當窗圖史擁香奩，波發伊迴掠玉纖。 金碧尼龍非古有，勝於元九水晶簾。</p>



		<p>12. 阮咸乍試月娟娟。忍把琵琶暫棄捐。自有團圓在懷抱，無需半面九江船。</p> <p>13. 士急行田馬自由。含進還道莫須憂。籌珠澈夜勞鍼線，補就晴雯孔雀裘。</p> <p>14. 青李來禽美不勝。翻然鳳起復蛟騰。籠鵝豈及詩人句，換取櫻桃日給籐。</p> <p>15. 食藟烹葵笑賦豳。熊蛙所欲味俱珍。平留青史何須別，飛燕楊環總美人。</p> <p>16. 六甲靈飛秘不箴。朱顏堪駐術初尋。漸離愁疾容增艷，豈效西施復捧心。</p> <p>17. 寂寂徐輪彎廣道，猗猗青玉映紅樓。當年淇奧誰為禦，弟子如今女冉求。</p> <p>18. 控縱如心漸足誇。指纖春筍壓羞花。明霞艷映輪盤定，日晚同車雙舜華。</p> <p>19. 紫薇飄盡絳蓮新。往日今朝各有春。青子未吟花來落，同車半換舊時人。</p> <p>20. 春風沂畔小芳塍。茅榭親攜水檻憑。詩客重來人不識，雙瓶可樂艷調冰。</p>
	<p>第四期</p>	<p>21. 香蓮粲舌妙拋珠。聖哲誰論狷者徒。放踵拔毛譏孟子，非揚非墨女荀儒。</p> <p>22. 縱橫鐙管夜輝煌。珠霧杯深琥珀光，座有明妝人艷絕，平生勝事決無雙。</p> <p>23. 曲折紅欄隔岸通。新詞自喜賦垂虹。浮亭更有臨妝鏡，洛水翩然映艷鴻。</p> <p>24. 三道飛流噴雪銀。淙淙溪谷石嶙峋。尋幽步履人如玉，異境歡騰稚態真。</p>

		<p>25. 略洗行塵寵勝遊。名園在望倦姑休。 尋常鶯陌停車處，換酒還登舊日樓。</p> <p>26. 車流人浪足稱奇。空巷填街醉復癡。 此夜萬燈爭吐艷，鰲山暗憶柳家詞。</p> <p>27. 名臣豈待典謨光，古史夔臯事渺茫。 燕子有樓眉有筆，風騷唐漢兩張郎。</p> <p>28. 唇嬌不費浣脂調。眉嫵何須畫筆描。 新擬翹鬢勞後鏡，絳絲為綰蝶雙飄。</p> <p>29. 明湖睽隔幾多年。依舊青青草色鮮。 景物畧殊人已換，平生哀樂事如煙。</p> <p>30. 盍簪攜饌玉明壺。酒德從來道不孤。 弟子隨園開食譜，蠔煎蝦角乳脂酥。</p>
《眉林》	創刊號	<p>31. 誰識蘭心透底香。斷英零瓣細商量。 會心幾句閑言語，他日迴甘橄欖漿。</p> <p>32. 青絲縷枕仍疑夢。綺約空留鰓墨鮮。 百煉鋼成柔繞指，藕絲旋斷復旋連。</p> <p>33. 花香意密如濃笑，香到濃時態似嗔。 庶士愛香兼愛色，誰能愛花愛其神。</p> <p>34. 從來受寵只須驚。且說琴書莫說情。 會記盡歡吐幽隔，夢緣雖短恨應平。</p> <p>35. 江淹有賦莫傷離。聲在音波影在帷。 若是靈苗通隔世，出生入死更毋辭。</p> <p>36. 深色玫瑰最似唇。卻憐洛賦禮防申。 不沾苦酒水壺玉，上國無違號與秦。</p> <p>37. 高原何處遣吟魂。綠水青山蘊淚痕。</p>

		<p>愁絕天闈倚闈闈，叩關誰為雪沈冤</p> <p>38. 人之愛心如奴(竹頭)籠。俘所愛者奴(竹頭)其中。奴(竹頭)者為恩亦為怨，味斯甘淚怨興戎。</p> <p>39. 海將苦酒鋪澆花。心曲紆迴誤若耶。味苦味甜皆是味，卻輸漢賦匏瓜。</p> <p>40. 幾年藝業豈應嗔。去住悲歡認夙因。妙舞兩番留艷跡，帷燈又見李夫人。</p> <p>41. 臨窗當戶意騷瀟。白石新詞韻懶調。此日晴風花貌展，朱櫻吹暖杜秋簫。</p>
	<p>第陸期</p>	<p>42. 密意神針兩並工。鴛鴦不繡繡驚鴻。香浸綺夢鏤今夜，咫尺靈犀路本通。</p> <p>44. 罷讀虔誠觀自在，慈悲喜舍最堪親。容華琢就天工巧，相對分明兩玉人。</p> <p>45. 雅債連朝火急追。逼期三賦尚嫌遲。玉臺韻語簽新約，兩頁簪花一首詩。</p> <p>46. 池水淙淙幽笛聲。豈應錯認董雙成。兩回眉語雲車伴，臣澈情真合喚卿。</p> <p>47. 數到蓮花百卉殊。徽容覓取古名姝。相看如讀花間集，水盼蘭情世所無。</p> <p>48. 支案扶頭寂不歡。對花心緒與蘭珊。病來幾日無清瘦，茉莉瓶中半已殘。</p> <p>49. 小杜千秋好句驕。玉人何處教吹簫。二分明月揚州路，風景依稀廿四橋。</p> <p>50. 天情開朗事篇章。硯匣琉璃翠筆床。眾裏妙姿殊俗艷，超然秀發古時香。</p>

		<p>51. 西曲佳人歌絕代，漢書班婕續蘭臺。 羅虬百首徒稱貌，好色詩人實費才。</p> <p>52. 蝤蛴比領首如螭。畫意詩情妙入神。 能味池塘春草句，河陽不入亦知春。</p> <p>53. 絃音笛韻出樓頭。滿院荷風足寫憂。 吹皺一池春意在，實幹卿事故擔愁。</p> <p>54. 學禮學書原樂樂，古來六藝射無存。 數珠第一非吾好，造父王良或等倫。</p> <p>55. 一觴一詠賦閒情。幾度香筵罷酒兵。 北海高朋徒滿座，二三知己乏傾城。</p> <p>56. 載言載笑舜華開。豐饌旬期五六回。 並酌金壘姑共盞，同沾香露染玫瑰。</p> <p>57. 出門小約赴行廚。宵食傷眠且勿須。 超乘翩然裙似蝶，霓燈璨耀滿歸途。</p> <p>58. 家珍細數名妃後，薄酒醅顏論漢書。 幾見娥眉黃叔度，古來但說女相如。</p> <p>59. 調湯幾日病將痊。藥碗药碗生俱命蠹 磨。幾度光瑩珠映睫，恩深常見淚痕多。</p> <p>60. 風懷歷落共春過。百歲人生史事多。 重訪舊時元錫巷，當年雪藕復如何。</p>
--	--	---